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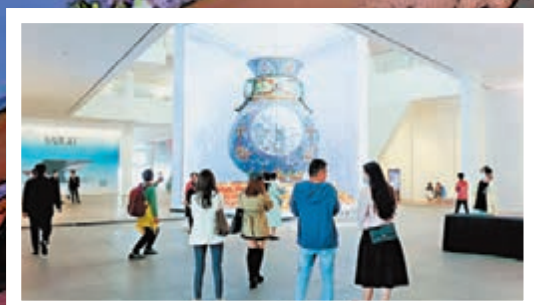
第二屆「文化+科技」國際論壇深圳舉辦

數字國寶展顏 看科技重塑博物館未來

疫情的危機正在成為古老文博加速擁抱前沿科技的契機。據國際博物館協會2020年的報告顯示，採用線上展示藏品、展覽和直播的博物館增加了15%以上。近年來，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先進的展覽和存檔工作正在有序進行。

近日，由故宮博物院和騰訊聯合主辦的第二屆「文化+科技」國際論壇上，世界各地的文博專家通過線上方式向與會者展示了當地文博數字化案例：東京國立博物館用8K影像打造「可觸摸·可轉動的名茶碗」；蘇格蘭對境內的五處遺址開展數字文檔記錄工作；法國巴黎大皇宮通過3D的形式將藝術品數字化；荷蘭國立博物館其核心藏品數據已作為公共資源……從這些案例中可見文物數字化已成全球趨勢，先進數字與古老文物的碰撞，讓參觀者在家就能享受到博物館的展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觀眾打卡裸眼3D



●脫胎於自然的器物紋樣在數字化光影中重發煥彩



●錦繡世界呈現的絢麗花紋變化



●沉浸式數字體驗展猶如萬花筒一般



●借助VR、AR技術還原倦勤齋部分場景

故宮數字化建設20餘年

在論壇期間，「故宮騰訊沉浸式數字體驗展」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開幕。5.3米高裸眼3D文物，22倍高清放大文物，數字故宮珍貴成果呈現，體驗實物展也無法感受到的細節。展覽現場，雖然沒有一件實物，但人們可以更近距離、全方位沉浸在環境中，觀賞600多件國寶的精美紋樣。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表示，隨著疫情防控的常態化，如何在科技的助力下讓博物館繼續發揮它的作用，尤其是文化賦能的作用，這是擺在了所有世界文化遺產管理機構面前的一個重大的課題。「數字技術帶給了我們可能，使得人們能夠透過博物館和科技的融合，從文明中汲取力量。」

故宮踏上數字化的征途甚而更早，若從1998年成立故宮資料信息部開始算起，這條數字化之路已走過了20餘年。5年前作為大灣區科技公司的騰訊與故宮攜手，打造了一批文物數字化的樣本。疫情期間上線的「數字故宮」小程序整合了故宮在線數字服務，用戶可一站式獲取海量的故宮數字資源。故宮銀杏慢直播，讓故宮金秋成為駐留8億人朋友圈的醉人美景。

故宮文物數字化的樣本數不勝數，騰訊集團市場與公關部總經理李航表示，早在2019年，騰訊就提出計劃三年的時間裏助力故宮，完成十萬件二維文物的精修和三維文物的數字化採集，如今已完成近七萬件文物數字化的工作。

文物展覽配合新科技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準備在明年開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表示，開幕展將利用創新科技和多媒體製作，展示故宮博物院九百多件文物，連繫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九個開幕展覽共有40個多媒體或互動式展品裝置。此外，館方亦委約了五名本地藝術家，創作五項多媒體藝術作品，以回應展出的故宮文物，古今互動。」吳志華表示，香港故宮會廣泛利用新科技配合文物進行展覽。

據吳志華介紹，香港故宮開館後將開展文物教育工作，提高港人尤其是青少年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增強文化自信和國家認同。文物教育活動將會廣泛利用新科技和數字化技術，支持學校內課堂的研習。



欲看更多詳情請掃二維碼

國際案例 他山之石

此次，第二屆「文化+科技」國際論壇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博案例給觀眾以啟發，亦成為中國文博界技術數字化的「他山之石」。國際博物館協會副主席安來順表示，因為疫情，數字技術和博物館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聯繫。「在應對疫情的挑戰中，數字技術在博物館應用，所發揮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艾爾米塔什國家博物館開發了社交媒體，在疫情第一年內就達到了9,500萬訪問量。這家博物館建立了由開放式存儲庫和衛星中心構成的綜合體，將博物館打造為一個公共論壇，令其豐富的藏品和古老傳統走入千家萬戶。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國寶「松林圖屏風」每年展出一次，許多人為

此慕名而來，然而參觀者只能隔着玻璃窗進行觀看。為此，館方使用高精細的複製品，複製的圖像達到54億像素，用投影映射技術投影圖像，觀眾可以在大榻榻米座上享受屏風的世界。

作為100多萬件文物的保護者，荷蘭國立博物館盡量擺脫限制，讓這些藏品盡可能在更多場合被廣泛接觸和使用。自2013年起，荷蘭國立博物館將其核心藏品數據和高分辨率物體圖像作為公共資源，在線免費與大眾共享。

此外，法國巴黎大皇宮通過3D的形式將藝術品數字化，並利用媒介的新形式、展覽的新形式、創意的新形式，在更大範圍和更多類型的平台上分發和共享。

放大鏡

「紋樣」貫穿體驗展七大展區

走進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1層，可以在超高清數字資源中，探尋故宮古建和藏品的內涵：從「錦繡世界」的開始，到「夢幻江南」的穿越，最後到「瑞意祥紋」的打卡，展覽共設7個展區，30分鐘的沉浸體驗，足以讓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而驚歎。

紋樣，體現了東方文明古國的智慧與審美，隱藏着解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密碼。在這裏觀眾可選擇喜愛的文物，感受用沉浸式渲染技術助力呈現的絢麗花紋變化，猶如萬花筒一般，可以體驗到全新的錦繡世界。

星辰祥雲、龍鳳瑞獸、瓜果蔬木，故宮的紋樣始終承載着中華民族對理想的追求與對生活的嚮往。與紋樣初識，蘊藏於紫禁城「流光溢彩」紋樣之中的，正是傳統文化蓬勃不息的生命活力。在這裏用戶可以在沉浸長廊中，與紋樣互動。

走進故宮紅牆，感受故宮四季美景，透過故宮窗花紋樣，留下獨家流光影像。進入紫禁城的「紋窗弄影」，可感受四季光影與朱牆交織的動人畫面，門窗隔心是紋樣中既凝固又自由的獨特存在。光影形狀在窗與朱牆間流動，走過四季，見證歷史轉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最值得一提的當屬首次亮相的倦勤齋。展廳內的倦勤齋鋪繪的通景畫以江南為藍本，似真似幻，堪稱古代室內裝飾的巔峰之作。通過數字復原展示和數字動效創作，還原出古人幻夢中的空間。在科技與文化有機結合下，傳承至今的美好想像得以照入現實。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文物數字化需要標準化

「在數字時代和疫情之下，我們應當以更為長遠的眼光，重新審視博物館的定位與使命，深入挖掘闡釋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賦予文化遺產新的活力。」王旭東表示，數字故宮的建設就是在技術創新和機制體制創新方面有了一些探索。故宮有40個部門，但數字故宮的建設不僅僅是數字部門的事情，需要各部門協同進行，因此才順利完成了館藏文物數字化的任務。王旭東認為，「數字技術引入到博物館和世界遺產地位物領域的時候，也要考慮標準化，否則會使得文物數字化有很多負面的東西。」

王旭東表示，若沒有一個標準去進行數字化文物，有可能導致大量垃圾數據的產生、大量數據庫

的重複建設以及大量硬件存儲設備出現等狀況，最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在主管部門的引導下，進行對接」，王旭東指出，故宮博物院在思考為一些中小型博物館提供協助，包括對文物數字化的採集和存儲。「中小博物館可以放在數字故宮大的存儲系統中間，這些資源產權都屬於各個博物館，我們僅僅是做一個託管。」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



●清雍正御製青花釉裏紅雲海騰龍大天球瓶(圖片來源：北京保利)



●清雍正青花花鳥圖八方扁壺(圖片來源：佳士得)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雍正青花 秀美雅致

有賴於雍正治下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在百花齊放的雍正瓷器品種中，青花瓷雖然並非官窯的主流產品，但由於雍正即位僅十三年，官窯青花瓷數量亦相對稀少，因此極具收藏價值及升值潛力。筆者個人收藏中的雍正青花就包括有「清雍正青花八吉祥紋高足杯」、「清雍正青花石竹芭蕉玉壺春瓶」、「清雍正青花纏枝花鳥圖大盤」等。

而在拍賣場上，雍正青花的表現亦十分

不俗。例如2019年6月，北京保利就拍出一件「清雍正御製青花釉裏紅雲海騰龍大天球瓶」，成交價1.47億元人民幣，冠絕雍正瓷器；2010年12月，香港佳士得的一件「清雍正青花花鳥圖八方扁壺六字篆書款」亦以7,906萬港元成交；2015年4月，香港蘇富比拍出一件「清雍正青花穿花龍紋長頸膽瓶《大清雍正年製》款」，成交價7,580萬港元。

有別於康熙青花挺拔、遒勁的風格，雍正官窯青花瓷器素以器形典雅、胎釉盈白、紋飾流暢、技藝精湛而著稱於世，早期接近康熙時的瓷器，部分色調艷麗明快。到了中期，雍正青花的獨特之處開始顯現。慕古好雅的雍正帝對藝術品的審美風格亦相對「復古」，當朝仿古之風大興，且仿製神似，達到「仿古暗合，與真無二」之境。部分青花瓷仿明代永宣青花深濃帶黑斑的風格，發色濃艷，色調呈深藍色，以堆疊法畫製，有人工筆墨點染的暈散和鐵銹斑現象，橘皮紋特徵明顯，釉面閃青；部分則模仿青花發色淡雅的明成化風格，簡潔秀麗；還有一部分仿明嘉靖、萬曆的青花瓷，亮面釉，藍中泛紫，筆觸纖細，典雅宜人。

●清雍正青花八吉祥紋高足杯



●清雍正青花石竹芭蕉玉壺春瓶



在紋飾內容方面，主要有折枝花果、纏枝花卉、八仙、雙喜字圖案等，人物繪畫比之康熙時期的「大人小景」，更傾向於「小人大景」的意境感，更出現了梵文裝飾，整體構圖較為清秀、明快、細膩。